

书 世界

第一集



Book World

非外借

Bookman 主编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书世界

第一集

Book World

Bookman ——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书世界. 第一集 / Bookman主编. -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9.8

ISBN 978-7-5108-8234-0

I. ①书… II. ①B… III. ①图书史—世界 IV. ①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58418号

书世界.第一集

主 编	Bookman
责任编辑	李黎明
封面设计	吕彦秋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9.5
字 数	20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8 月第一版
印 次	201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8234-0
定 价	88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

书房不仅是保存你读过的书，从而保留你自己的回忆的地方，更是保存全世界所有的记忆的地方，某一天，在你需要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找到那些在你之前的人们的记忆。

——翁贝托·艾柯

目 录

书的诞生 /001

得 鱼

在庞贝城这位女子手中，我们看到四页木板被装订在一起，可能以细线或细皮条缝合起来，正反两面保持木头的原貌，但内页则是可达六页的书写蜡板，而在装订侧那一方，似乎使用某种包覆性的材料固定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书籍的基本样貌，当蜡板的内页被皮纸或更晚出现在欧洲世界的纸取代后，一本书便诞生了。

向春而生：摇篮本及其国内收藏两三事 /032

徐亚娟

于我而言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喜欢西文古书的人，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西文古书的人。长久以来，西文古书在国内都是公众关注的洼地，摇篮本更是曲高和寡。一条少有人走的路，幸得三五知己，向春同行。于是，有了这篇文章，蜻蜓点水，意在抛砖引玉，期待你的西书之爱早日觉醒。

《寻爱绮梦》：奇书的不朽魅力 /058

刘兴华

翻阅《寻爱绮梦》，会让人浮现出一种念头：为什么这本书在500多年前，便能以近乎完美的编辑排版艺术呈现？15世纪末的欧洲，在金属活字印刷初创的时代，《寻爱绮梦》的编辑排版方式绝对是种划时代的创新，将散文、碑文、插图与字体等不同元素整合在一起，实验精神强烈，呈现特殊的视觉效果。15-18世纪的欧洲文化，如果少了《寻爱绮梦》，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。

开山不易：英格兰“印刷之父”卡克斯顿 /101

张 炜

由于当时遍布欧陆各国的印刷作坊基本都是德意志人建立起来的，而卡克斯顿却是地地道道的英格兰人，这显然是个特例。对英格兰印刷业及其整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，卡克斯顿无疑是一位开山者，其艰辛与不易正是那个时代风云际会的真实写照，而其对英国文化发展的影响，也不可谓不深远。

金尼阁“七千卷”：明清之际的西洋视觉启蒙 /129

董丽慧

16世纪，当文艺复兴运动已遍及西欧诸国，中国正值明朝中后期。晚明出版业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，在尚奇风潮下，出版商纷纷在图书题材和艺术手法上求新求异。此时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，西洋书籍和插图不断进入中国，新奇的西洋图像成为抓人眼球的视觉元素，受到出版商的欢迎，改编后收录在民间出版物中，对晚明以来中国视觉文化的转型产生着直接的影响。

西式装帧之美 /149

HG 书籍装帧

美丽的装帧，像是赋予了阅读本身一种仪式感：打开一个全皮的书盒，盒子内里是绒面皮革，书被很好地保护着。小心地取出书，酒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非常光亮，想必上一任主人会时常上蜡抛光好好维护着它吧！皮面虽然如新，但一个多世纪的时光沉淀在上面的沧桑，也为这本书增添了几分质感。

走上炫酷的埃舍尔 /191

吴兴文

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，异教徒的希腊遗荫，罗马帝国的余晖仍反映在亚得里亚海边，南意大利及罗马多种的方言、习俗、品味、传统，不但它的“历史性”是卓越的特点，而且它的“地方性”更加富有魅力，使得该区域的“风情”，永久不衰，自成一格……所有这些，造就了埃舍尔后期的版画创作，独步于现代主义的超现实新貌。

欧洲旧书猎记——说说我的收藏理由 /206

江日新

若问如何找到便宜好书，以及如何去邂逅那些收藏的偶然幸运，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多光顾旧书店，特别是可能乍眼看来不起眼的旧书店。当然这要——就像朱光潜在他的《谈美》中要人慢慢走地欣赏阿尔卑斯山美景那样——“朋友啊！慢慢地在旧书店里找。”

巴黎的书店：夜莺书店 /217

杨小洲

老先生引我到内厅他的大桌前，从抽屉里取出密封的书盒，

打开交到我手上——摇篮本，这个只在书本上读到的遥不可及的传说，突然间摊开在我手上。

纽约书痴指南 /229

胡 瑾

博尔赫斯和皮娜·鲍什都在书中赞美纽约，这曾让我对这座都市的魅力非常好奇。来纽约之前，我和 Bibi 聊了许多，聊科斯威装帧、彩皮装帧，聊英国和美国的老牌装帧工坊，聊书商之间的故事……关于书，关于装帧，我们这两个装帧迷似乎有着聊不完的话题。而这次纽约之行，我终于亲眼见到了她店里各种科斯威装帧和彩皮装帧。

吾生也有涯，而书也无涯——澄定堂藏书一瞥 /255

Jason

自 19 世纪中期始，澄定堂藏书历经四代人的蒐集与操持，藏品日渐丰厚充盈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数百年来西方历史上的重要抄本，以及许多因兵荒马乱而抛售的皇室藏书和机构珍藏。有人说澄定堂是幸运的，但我认为更多的是先祖投注于藏书的那股热情，以及拼死守护这批人类重要文化遗产的执念。

格罗里埃和他的追随者 /278

查·艾·埃尔顿 / 李凌云 译

年轻、富有、拥有权力，热爱艺术，曾慷慨资助过许多学者和印刷商，使格罗里埃在这些中获得近乎迷信的尊敬。他热爱书籍，不仅仅因为书的内容，更因为书乃印刷和艺术之产物，拥有无上价值。不管是其同代人还是后来者，若能拥有一两本格罗里埃的藏书，即可晋身顶级藏书家行列。

主编手记 /295

书的起源

得 鱼

一、庞贝城的谜样女子

到那不勒斯地区旅行，会是个美丽的经验。那里有着不少重要的观光景点，苏莲托（Sorrento）、卡普里岛（Capri）、阿尔马菲海岸（Almafi coast），还有庞贝古城（Pompeji），自然也不能错过。如果喜欢书的话，又来到了那不勒斯，可以去见见那位女子，那位可能并不存在的女子。

公元79年8月24日，维苏威火山（Vesuvius）爆发，一夜之间，庞贝城被火山灰掩埋。在这场悲剧中，这位女子也无法逃离，就此伴随着这座古城被人遗忘，直到18世纪中，考古挖掘工作开始，庞贝逐渐揭去那层厚厚的火山泥灰。1760年5月17日，这名女子也被考古工作人员找到。

今天，她安静地挂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（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Napoli）的展厅一角中，也意外地有了个别名：萨福（Sappho）。萨福为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女诗人，才华横溢，跻身古希腊九大抒情诗人之一，生平已不可考，留与后世诸多猜测与想象，自古罗马时期便成为无数文人、



年轻女子画像：所谓的萨福（so-called “Sappho”），庞贝城壁画，约公元 55-76 年，37×38cm。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。

艺术家喜爱发挥的题材。我们这位女子难怪会被视为萨福。她拿着一个四页蜡板，右手握着一支铁笔，轻靠在她的唇下，仿佛在沉思，将要写下她泉涌的文思一般。她棕色的秀发罩在细致的金色网帽下，卷曲的刘海在额前与脸旁舞动着，瓜子脸流露着平静，一双褐色的大眼睛直视前方，似乎在寻求灵感。身上穿着一件绿色的束腰外衣，再披上一件斑斓的紫色披肩，一对金耳环成了另一个焦点。

以现在的观点，这名女子的神韵与她手上的道具，可以轻

易赋予我们文学缪斯般的联想。然而，也正是因为她手上的道具，让我们要限制自己天马行空的比附。这种蜡板在西方古代并不是正式的书写工具，反而比较接近今天的笔记本。这是使用方整的木板，挖空中间部分，然后填上蜡，再使用类似今天触控笔的金属或其他如木头或骨头制的尖笔，在上面刮刻出文字。由于蜡略加热后，便会融化，写过的部分便可再度抹平，以备下次使用。蜡板这个重复使用的特色，一般并不拿来创作文学作品，而是记录一些短暂保存的资料，例如购物清单、收据，或是学生的习作，以及一些非正式的文字，如速写笔记，之后再转成正式的文字，如果不再重复使用，这些蜡板也可当成出生证明，或是交易的凭证。

在庞贝与另外一座被维苏威火山掩灭的古城赫库兰尼姆（Herculaneum）中，留下许多壁画与镶嵌画，这个蜡板如同当时罗马人所喜爱的其他生活器物，出现在这些画作之中。如在庞贝城第五区第一列 26 号的屋中，便发现许多蜡板，也有一幅壁画，记录着这位与货币打交道的主人的日常生活，在上下两排画面中，我们看到上层的钱币与钱袋，以及下层最左边的沾水笔与墨水，及接下来的卷轴、装订在一起的多页蜡板及一片悬挂起来的蜡板。

另外，与我们这位所谓萨福的女子有着几乎相同姿势的另一女子，一样也是拿着蜡板与我们见面。这是一对男女的肖像，他们属于庞贝城的中产阶级，应该是一对夫妻，男子名为特雷提乌斯·尼奥（Teretius Neo），但因为住屋外面的刻字，而被误认为当时参加竞选市政官员的面包师傅普罗库鲁斯（Paquius Proculus）。尼奥妻子的装扮，没有我们这位年轻的女子亮丽，



记录当时庞贝城书写工具的壁画，出自庞贝城的尤昆杜斯之屋（House of L. Caecilius Jocundus），约公元1世纪中叶。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。



特雷提乌斯·尼奥夫妻肖像，庞贝城壁画，公元1世纪。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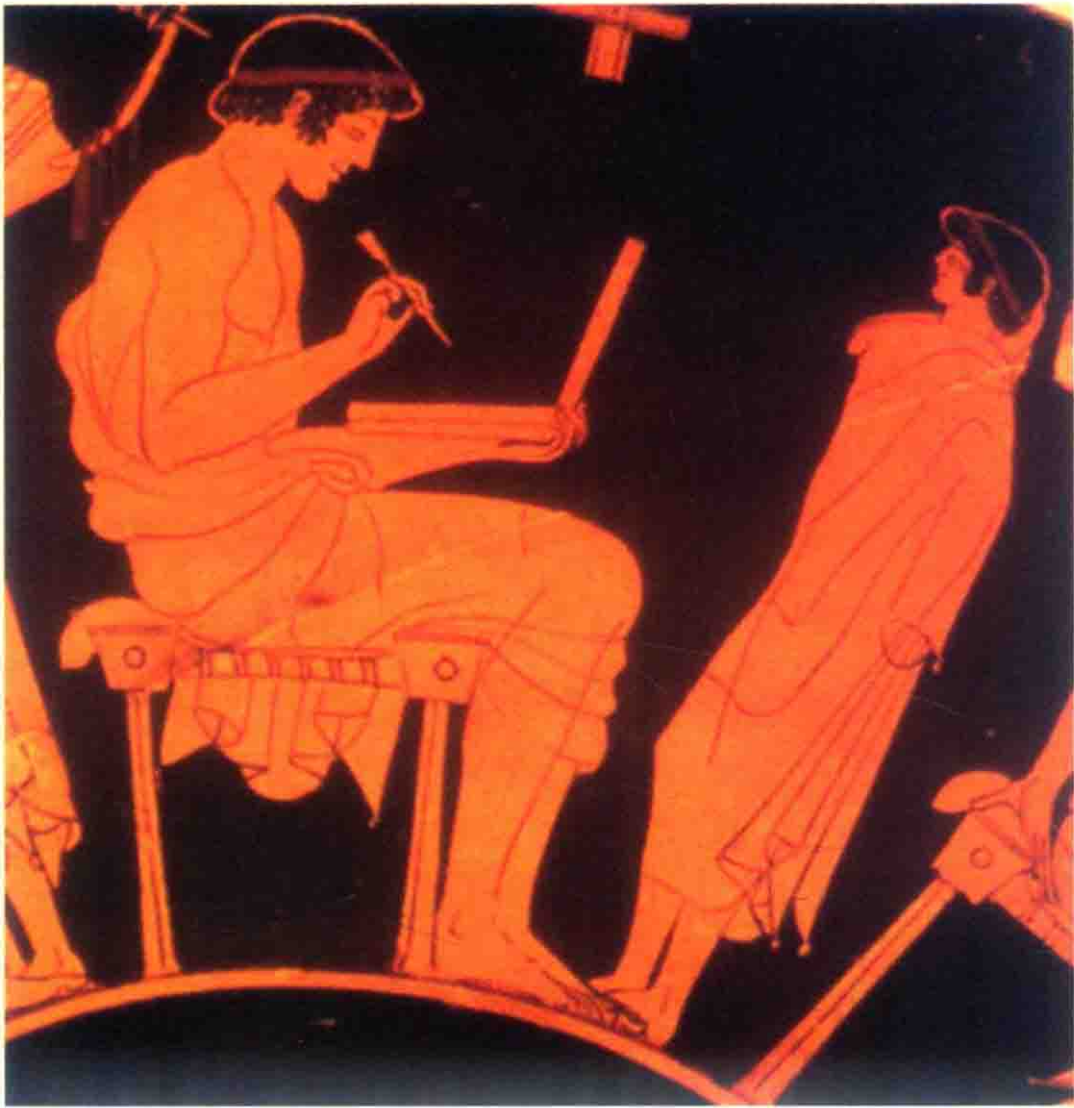
但那卷曲的刘海与拿笔的样式，几乎是同一模子出来的，她的先生握着一个小卷轴（rotulus），而她拿着双页蜡板，虽然都能显示他们的读写能力，但这里也有着分工的暗示，男主人的小卷轴说明他可以参与更多的公众事物或文化活动，而女主人的蜡板比较偏向实用的日常记录。

回到我们的萨福，到底她是一位曾经生活在当时的女子，留下了这幅肖像，还是如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所说的，是

一张寓意肖像 (Intentional portrait), 试图说明这样愿意学习的女孩来自富裕的文化家庭? 古代罗马是个男性主宰的社会, 女子在家中与社会生活中, 一般是服从既定的规范。上层社会的家庭的确有能力教养子女, 而其中更能见到由女主人负责教养的事宜, 不过, 识字的女性依然是少数。虽然, 罗马社会的女性法律地位低于男性, 但在许多的记录与图像中, 男性也表现出对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欣赏与惊叹。这位被误认为萨福的罗马女子, 可能正是罗马男性的一种心理投射, 认为一位可以读写的女子有着他们难以想象的天地。

尽管, 我们无法把这位女子和女诗人萨福比附起来, 但却可说她见证了一个文化器物的演变。在她当时的罗马社会, 阅读与书写的主流工具是莎草纸制成的卷轴, 而她所使用的蜡板, 也有着悠久的历史, 可能的历史在当时已长达千年。古希腊人可能在公元前 8 世纪即已开始使用可以闭合的双页蜡板, 在近东不少地区, 也可见到类似的书写板子。这些似乎提供了当时的人们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。

在庞贝城这位女子手中, 我们看到四页木板被装订在一起, 可能以细线或细皮条缝合起来, 正反两面保持木头的原貌, 但内页则是可达六页的书写蜡板, 而在装订侧那一方, 似乎使用某种包覆性的材料固定。看到这里, 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书籍的基本样貌, 当蜡板的内页被皮纸 (parchment) 或更晚出现在欧洲世界的纸取代后, 一本书便诞生了。在那个时候, 这种书籍的形式被称为抄本 (codex)。我们不能指责称这位女子为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现代人, 因为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书籍的过去发展历史, 只记得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阅读载体, 我们一页



古希腊人在蜡板上书写，希腊画家杜里斯（Douris，约公元前 500 年）作品，柏林博物馆（Museum Berlin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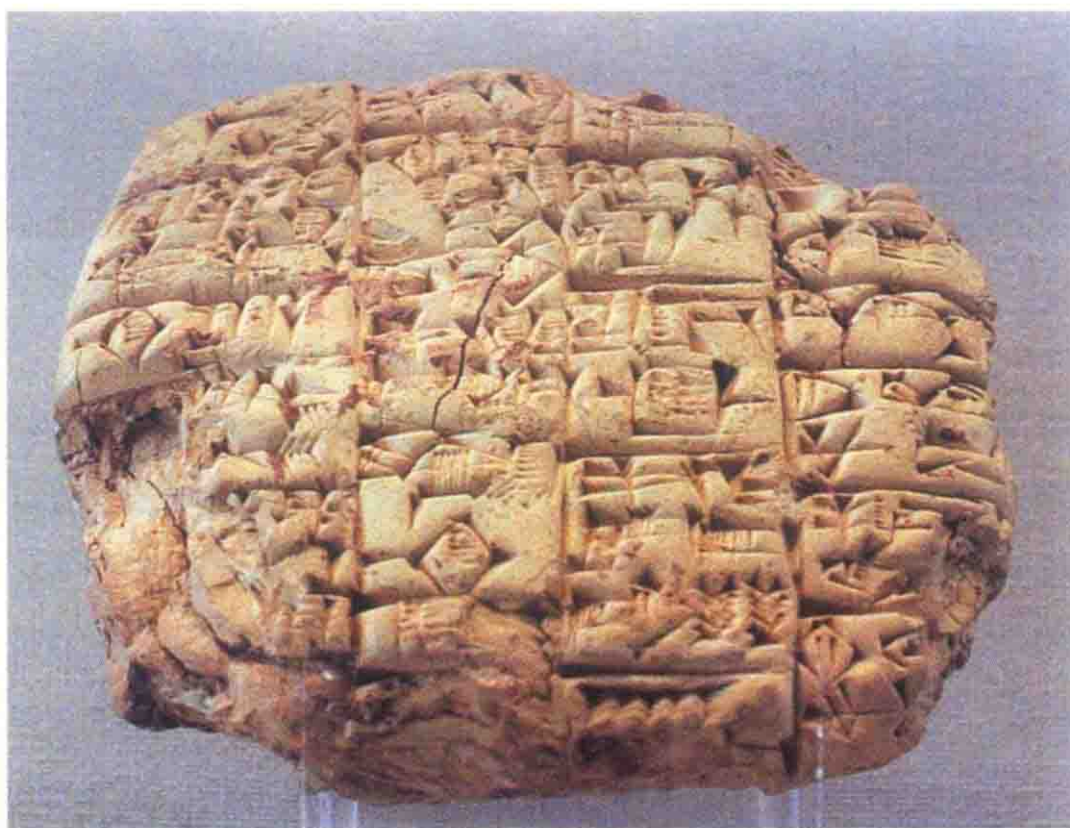
页地翻着，一页页地读下去。看到拿着乍看之下好像书的这位庞贝女子，自然涌起一股亲切的感觉，把阅读与女性的美好结合起来，让她化身为位文学缪斯。

二、西方卷轴的故事

在历史中，书是个有机体，外貌不断经历变化。我们有幸在这个时代看到电子书的出现，书不再是有形的物体，而是转

化成为不同大小的位元，成了无形的档案或资料库。往往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便可存放过去要整间图书馆才能容纳的图书。这种改变是否会完全取代实体的书籍，我们仍然无法断言。但是，我们习惯翻阅的书籍，原就有着漫长的历史，在人类试着记录文字之始，书籍便已存在，只是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样子。

公元前 3000 年之际，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，也就是两河流域，今天的伊拉克，人们使用泥板记录文字，如苏美尔人使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条在湿泥板上刻写出楔形文字，然后晒干，或是以火烧制。这类泥板约 6 ~ 8 厘米宽，10 ~ 14 厘米长，可握在手中，由数片组成书籍，存放在皮革袋子或盒子中，可能已装帧成册，并配上封面，但内容众多的泥板仍无法像纸一



大祭司寄给拉格什城（Lagash）国王的信，告知他的儿子死于战场。泥板，约公元前 2400 年，在伊拉克铁罗（Telloh）发现，此地为古代苏美的吉尔苏（Girsu）。罗浮宫藏。